

楚西鹄
著

一曲武陵唐崖土司的慷慨壮歌

唐崖

周崇章
题字



楚西鹄
著

唐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崖 / 楚西鹄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08-3878-1

I. ①唐… II. ①楚…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3289号

唐崖

作 者	楚西鹄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878-1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历史记忆中的唐崖

——写在唐崖成功申遗之后

站在唐崖河畔回蓦唐崖，六百五十多年历史风情一晃而过。

刚入七月，手机就被各种申遗的新闻刷屏。当然，之后传来的好消息让人振奋，由湖北唐崖土司城址、湖南永顺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海龙屯遗址联合代表的中国土司遗产通过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表决，正式成为我国第48处世界遗产。

在我看来，入选“世遗”，升级成世界文明不容忽视的珍贵代表，是荣誉，是贡献，更意味着莫大的责任。申遗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如何加强保护，因此在兴奋与欣慰之余，冷静的思考也必不可少。可巧，湖北作家楚西鹄先生适时送来一部题为《唐崖》的历史小说书稿，让我从崭新的维度去审视西南土司的发展轨迹。原来，这座比故宫还大的城址里，有如此传奇的故事，在“荆南雄镇，楚蜀屏翰”牌坊的背后，是峥嵘与跌宕的往昔岁月。

对于很多人而言，“土司”往往是个面包（吐司，法式面包）的概念，或是偏远地区久远的近似传说中的土豪，而在《尘埃落定》的读者眼中，“土司”则是阿来笔下权力和命运的称谓。但事实上，土司，是中国边疆的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族头目。唐崖土司初始于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结束，延续近400年，历经18任土司统治。

楚西鹄先生的这部《唐崖》，以时间为轴，空间为辅，全景式地勾勒出一幅明代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让我们既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一特殊制度的兴衰衰落，又充分领略了明朝统治者治边政策的变化。整部小说文笔老练，却又透着

激情，很难想象一个 80 后的年轻人有如此的创作情怀。这是一个人人都在热烈展示自身个性的时代，弄潮执旗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却还有一些默默而执著的人，甘于俯身案头，用纯粹的文字激荡起时代的浪花。很明显，本书作者就是这样的追梦人。

实际上，西南土司是一段被正统历史讲述者们忽视的历史，是一块几乎被边缘化的地方，但是，其神秘而久远的特性却是实实在在的，其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那些盘踞在群山之中的土司王们，在唐宋元明清不断鼎革轮替的一千多年中，身上似乎还流淌着春秋战国时代那些楚王的血液，一边在相对封闭的世界里享受自己无上的权力，一边觊觎着中原的财富。在中原盛世的年代里，他们会虔诚的归顺，以求自保，并谦逊地学习中原文化。在中原混乱的年代里，他们会变得暴躁而不安分，会伺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在中国北方风云激荡、群雄逐鹿的年月里，西南的土司们往往会成为没落王朝最后一根实际上非常不可靠的救命稻草。

明朝中后期，北方的后金兵锋南指，而明王朝在天启皇帝和魏忠贤的“治理”下，已经是一堆无可逆转的朽木，腐烂到底了，明军在与后金交锋对阵中屡遭败绩。无奈之下，明王朝征召西南土兵北上抗击。被征召的彝族土司奢崇明趁机攻占了渝州，自称梁王，公然举起反叛大旗，与朝廷对垒。在这种本属勤王的救兵趁势叛乱的危急中，大明王朝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企图借助地方势力削平叛乱，乃下旨四川布政使朱燮元加兵部尚书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务，以平奢部。

朱燮元奉旨率领唐崖土司等数路土兵，先伐彝族土司奢崇明，后讨贵州安邦彦，其中唐崖土司覃鼎身先士卒，战功尤著，叛乱得以平息，“荆南雄镇，楚蜀屏翰”八字牌坊，既是对平叛将士的褒奖，也可以视作少数民族拥护中央政府的最好明证。楚西鹄先生的《唐崖》，在忠于上述史实的前提下，艺术地再现了当年的战争风云与朝野上下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策略，读来令人血脉贲张，荡气回肠。与政治斗争与战争本身的残酷血腥相依相伴的，是一段英雄美人的浪漫姻缘，

通过这段近似传奇性的爱情，更深刻地揭示了时代背景与这个背景下人性的善恶。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话是不差的，《唐崖》所描述的一切爱恨情仇，看似陌生却又熟悉，骁勇而神秘的民族，美好而混乱的年代，醇朴而热烈的感情，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就如喝了当地的特色美酒，清醇可口又回味无穷。

是的，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唯有尊重这种记忆，民族乃至国家才会有凝聚力，而保持这种记忆的方法就是予以保护可见可触的物质文化遗产。唐崖“能为现存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无疑会从历史时空、社会背景、文化内涵，给当下的研究和开发提供更多启迪。在此，相信许多读者和我一样，对此前一直为唐崖申遗努力的咸丰当地政府表示感谢。

愿“申遗”成功之日，也是遗产保护的“新生”之时。是为序。

李海
2014年冬于北京

自序

一沙一世界，每一块土地，无论它多小，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一亩一畹花，每一段历史，无论它多厚，都会悄然湮灭在岁月深处。

唐崖，这个巴人后裔居住之地，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殷商时代，她便在史籍当中伏下草蛇灰线，在商朝末期，便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武王伐纣这一几乎被神话了的历史事件，“巴人锐勇，歌舞以凌殷人”。这寥寥十字，从此宣示巴人以一种清晰可见的姿态融于炎黄大历史的长河之中，偶起的迷人的浪花，显得那么浪漫神秘，又那么与世无争。

从板楯蛮随汉高祖出击“三秦”，到隋唐中央王朝绥抚羁縻，再到明时东征击倭，西征除逆，再到清雍正“改土归流”大一统，巴人就这样完成了历史的完满合流。虽然历史还会继续向前，但是巴人却永远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了。

在逐渐合流的那些年月，对唐崖来说，是最为激荡的阶段明朝中后期，唐崖土司们仿照中央王朝的范式和规制，兴建了比“紫禁城”面积还要大的土司皇城，又奉朝廷的诏令西征重庆、四川、贵州，又与周边的龙潭、金峒、散毛、施南府诸土司周旋求存，而当聪慧的龙潭田氏嫁过来之后，唐崖的历史便笼罩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了。

然而，唐崖这个武功大于文治的长官司，史料总是显得那么稀少和弥足珍贵，而遗址却又保存得那么完整。可是，那些墓葬、庙宇、牌坊和青石板街道，显得直白而又神秘，它们就那么存在在那儿，不生不灭，不言不语，任人解读。每一次，在唐崖土司王城，我似乎总能听见历史深处的不绝回响：朝廷敕建的牌坊似在告诉这块遥远而又肥沃的土地与中央王朝天涯咫尺，巨石垒砌的土司墓将杀人不清旨的威权欲说还休，三街十六巷的青石板那市井杂沓的脚步声似乎迭响了几

百年，大气的田氏夫人墓与其夫覃鼎土司那土堆般不起眼的墓两相对比，在这种负阴抱阳的天道中肯定发生过一个绵延奇绝的爱情故事。但是，这里的历史虽然独特，但它留下的却是若隐若现的碎片式画卷，而更多的，却是无穷无尽的悬念。

于是，我便有了一种情怀，以文学的方式来演绎唐崖的历史，于是，在二〇一二年秋天，把唐崖的历史用文字复原的冲动便产生了。

同年十一月，某夜，成都飘着温柔的小雨，一个故乡的电话突然打过来：孙伟，你也是武陵人，不如给唐崖土司王城创作一部作品，让那段历史重现，发掘那段失落的文明，也算是回馈了家乡，如何？

这个想法与我的情怀不谋而合，而产生这个想法的人就是张远虚副书记，他那时候刚从鹤峰调到咸丰不久，当他了解了唐崖土司的历史之后，就觉得土司王城不应该仅仅只有遗址，和相应的史学研究，而应该有一部文学作品来传扬唐崖这片土地上曾经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于是，我们一拍即合。我便回到了伸手就能触碰到天空的故乡，开始在那幽静如月的唐崖河、醇厚如酒的王城遗址、险峻奇绝的坪坝营采风，后又一头扎进咸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馆、文化体育局查找素材和史料，又在田间地头和土家族的乡民交谈，渐渐地，一幅交融了民俗和历史的风情画卷清晰出现了，再然后，我便开始了枯燥而又充实的书斋生活。而在创作的整个过程当中，在咸丰县委县政府关注下，咸丰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全程关注和参与，不止一次召集民族、民俗、民风相关的研究人员和资深学者对样稿进行审读，尽最大可能减少史实谬误。

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来讲述一个历史故事，以此来展现唐崖风貌，通过形象的历史人物来勾画唐崖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踪迹。换言之，试图讲一个好看的历史故事。

虽然作品增删五次，我却心怀惴惴，亦充满激动与感激之情，感觉作品就像初生的婴儿一样，出了产房，便要面世了。

最后，我想说，经过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熔炼与锻造，历史就不仅仅是斑驳陆离的史实，更是成了精神性的产品。

人物表

覃鼎：唐崖安抚司第十二代土司，二十岁

田古兰：龙潭土司之女

覃昇：覃鼎二弟，十八岁

覃星：覃鼎三弟，十六岁

覃文忠：唐崖总理，覃鼎二叔。

覃文靖：唐崖家政，覃鼎三叔

覃文恭：唐崖舍把，覃鼎四叔。

秦邦普：覃文忠幕僚。

覃师：唐崖禁军都尉

田克申：龙潭田氏二儿子

田克星：龙潭田氏三儿子

田穰：龙潭老土司

田应虎：龙潭土司田穰之子，龙潭安抚司嗣子

覃蜡：覃文靖之子

黄九逵：龙潭田氏外戚

黄九岳：黄九逵之弟

王良宾：施州卫指施州卫千总

奢崇明：彝族酋长，永宁土司，自称大梁王，叛乱重庆

樊龙：奢崇明女婿

安邦彦：水西酋长，叛乱贵州，与奢崇明有亲

朱燮元：五省巡抚，负责朝廷平叛

杨愈茂：四川总兵官

葛文星：酒馆老板，身份复杂

向秉伦：南旗左营，朝阳镇渔夫

冉小小：葛文星干妹妹

向么妹：唐崖南旗民女

目 录

推荐序：历史记忆中的唐崖	岳南 1
自 序	5
第一章 王城惊变	1
第二章 未约而逢	14
第三章 二虎离巢	26
第四章 亡命天涯	37
第五章 风雨飘摇	49
第六章 皇上有旨	62
第七章 剧中有局	74
第八章 西征之议	84
第九章 少主挂帅	96
第十章 阅兵显锋	108
第十一章 天降横祸	117
第十二章 祸兮福兮	131
第十三章 月台酒馆	137
第十四章 老巷暗影	145

第十五章	虎落平阳·····	155
第十六章	化敌为友·····	164
第十七章	南旗风云·····	174
第十八章	内外僵局·····	189
第十九章	长枪奇阵·····	201
第二十章	惊天贪腐·····	213
第二十一章	三箭奇缘·····	224
第二十二章	南征奇功·····	237
第二十三章	大义灭亲·····	250
第二十四章	暗流汹涌·····	265
第二十五章	亡命鸳鸯·····	273
第二十六章	梯玛之策·····	283
第二十七章	两氏联姻·····	292
第二十八章	精忠老臣·····	298
第二十九章	善恶终报·····	308
第三十章	荆南雄镇·····	314
史海遗珠·····		325

第一章 王城惊变

现在正是黎明，霜雾弥漫，天地空濛，深秋的寒意格外明显。

天色渐渐明亮，武陵群山渐渐显出峥嵘的轮廓。

一条玉带般的河流在群山之间蜿蜒，袅袅娜娜，一路向西而去，宛如多情的少女，又如沉静不语的隐者。

这就是唐崖河。一些支流从峡谷沟壑之中悄然汇入唐崖河，与之一起，像一张疏漏的大网一般撒在武陵群山之中，年复一年滋养着唐崖万民，从上古至于永恒。

清晨的阳光穿透寒冷的霜雾。在唐崖河中段，在苍黄的玄武山山麓，从山脚下东西延伸三十里，是一大块坡度平缓的土地，此时便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

这片土地非常肥沃，阡陌纵横、农舍遍布。这是收获的季节，勤劳的土民们早就在土地上劳作，一边劳动，一边欢声笑语不绝，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许多沟渠则沿着山势流下，穿越这块金黄的大地，进入唐崖河。

不过，居住在郊野的土民并不多，大部分居民还是住在官寨城中，还有一部分土民则是居住在山中的寨子里，或者更遥远的边境地区。他们虽是唐崖子民，但他们与其他土司王国的土民相互通婚和贸易，使得一些边境市镇相当繁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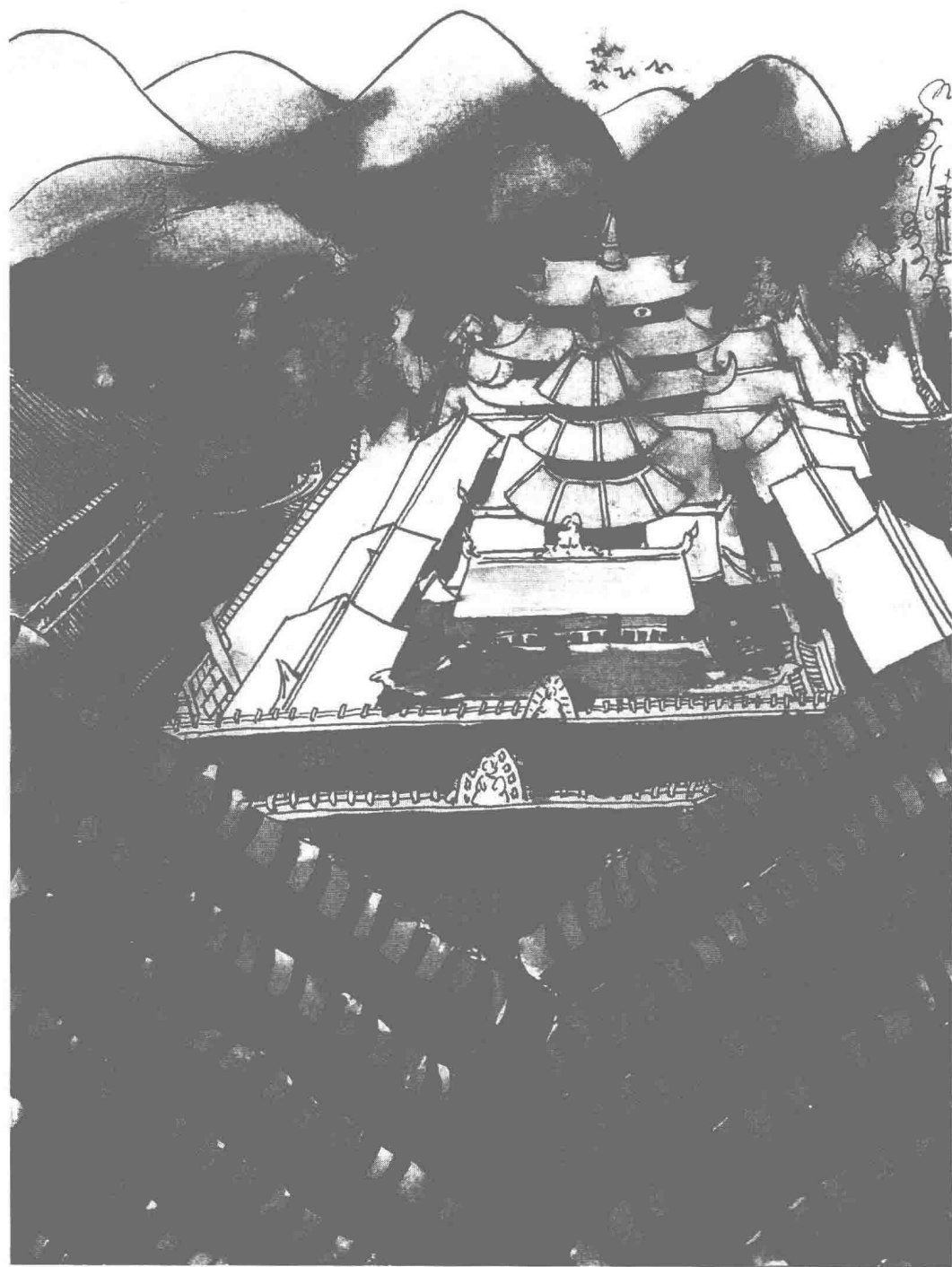
这一带还居住着从南方迁徙过来的苗民和少许汉民。

总而言之，这些从遥远的古代繁衍而来的唐崖土民是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他们骄傲而朴实，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天色愈加明亮。东边山脉的阴影之中，是如同海洋一般深邃的雾气，西边则是沉静的玄武山，似乎在盘古开天地之时，唐崖河凭借蛮力硬撞，从山谷中穿越而过。

玄武山随着天色而渐渐变得明亮。在它伸出的山脚下，坐落着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结实而古老的城墙在唐崖河边矗立。恍惚间会让人以为这是从岩石上开凿出来的。

在曙光照耀下，城墙缓缓从灰暗色变成耀眼的白色。



太阳突然从东方的阴影中一跃而出，整座官寨便沐浴在辉煌的金光之中。当明亮的阳光触及官寨最高处的土司王宫时，银色的光线立刻从土司王宫那光滑的城墙上反射向四方，仿佛整座王宫处在缥缈的仙境之中。

晨风中，哨楼城头的战旗迎风飘扬。

一阵低沉的号角声从清晨的土司王宫传出来，显得十分突兀和不祥。

在郊野劳动的、在东门外边唐崖河码头起货卸货的、在城中准备开店铺的，所有的土民都听见了号角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愕然的神色，继而悲痛欲绝，朝土司王宫方向齐齐跪下，号啕大哭。霎时间，官寨内外便是如雷的号哭之声。

土司王宫出事了。

土司王宫坐落在城中西南角，为官寨地势最高之处，为唐崖第一代土司覃启楚所建，后第四代土司覃忠孝在此基础上扩建，为历代唐崖土司的日常起居和朝会之地。其周回十五里。前殿十二丈，深八丈。宫内有承明殿、白虎殿、麒麟殿、宫后园等。宫殿四面各有一个司马门，东面和南边有阙，称东阙和南阙。土司拜会入东阙，士民上书则入南阙。

在土司后宫。宫殿两侧的四根大柱呈正方等距约有三丈，四根大柱稍靠后一点还有四尊蟬纹虎耳铜炉，铜炉里烧着的不是香，而是银色细炭。火苗蓝幽幽的，没有一丝烟。在深秋的寒冷清晨，偌大的殿内竟暖融融的。

每座铜炉前竟然都跪伏一名禁军。

大殿中央伏跪着两个少年，一个年约二十，一个年约十六。在他们前面的金丝楠木大床上，平躺着一个面容枯瘦的老者。这是老土司覃文瑞，他紧闭着双目，脸颊深陷，躺着一动不动，一块薄如蟬翼的丝绸覆盖在他的身躯之上。从那乌青的嘴唇来看，老土司覃文瑞竟是薨了。

原来，那低沉如泣的号角之声就是向唐崖万民传递土司薨逝的消息。

在土司王宫大殿，跪伏的二少年身后，跪着一个面颊下垂的老者。他相貌忠厚，脸上挂着泪光，眼睛深处透着老练，就连悲伤的时候，脸上也毫无表情，令人不可捉摸。他便是唐崖安抚司总理覃文忠，是老土司覃文瑞的二弟。在覃文忠后面，跪着的是覃文瑞三弟覃文靖，他是安抚司的家政。再之后是舍把覃文恭，是覃文瑞四弟。

总理权力极大，仅次于土司，家政则主管土司王宫内务，亦是礼仪之官，舍把则处理官寨大小具体事务。

文武官员对着老土司遗体三叩九拜之后，覃文靖便起身立于前，对众宣曰：“国不可一日无君！老爵爷薨逝，当由少主覃鼎继承大统，主持老爵爷治丧大典！”

众人便把目光投向跪伏在大殿正中的少年。他便是唐崖少主覃鼎。其身后的

十六岁少年，便是覃鼎三弟覃星。

覃鼎缓缓抬起了头，只见他俊朗的脸颊上满是泪水，泪光朦胧地望着老土司遗体，嘴唇嗫嚅着，声音十分凄清：“父爵！您为何要离我而去，为何要离唐崖子民而去？”

玉安宫，一个韶华虽逝却不失魅力的女子却是号啕大哭，悲痛欲绝：“爵爷啊，你说照顾我一辈子，相守一辈子，为何撒手不管我了呢？”其声撕心裂肺，悲痛欲绝。

一个贴身女侍小心翼翼地安慰道：“夫人，请节哀！”

原来这个女人就是覃文瑞的夫人容氏。她似没听见女侍的话，兀自哭个不停。

两骑快马从官寨城中疾驰而出，朝东而去，马蹄翻盏，马尾都绷直了。

快马穿越稠密的丛林，跨越宁静的溪流，越过轰鸣的瀑布，渡过唐崖河的各处渡口，未有停歇。骏马浑身冒着热气和汗水，但依然昂挺着头疾驰，没有露出任何疲倦的样子。

在土司王宫大殿，蒙着整张虎皮的金丝楠木土司王座赫然空着，静静地伫立在那里，显得冷森、落寞，但却有一种权力的自然而然的无形威慑力。

下面，覃文忠、覃文靖、覃文恭三人立在这里，在恭恭敬敬地等待什么。

一个内侍从大殿后方侧廊急趋步而来，拖长声调宣道：“少土司口谕：爵爷仙逝，鼎不胜悲痛，已无力决事，三弟覃星少不更事，爵爷丧事事宜，烦请三位叔叔议定！”

覃文靖、覃文恭二人相顾愕然，面面相觑，一时懵在那里。

覃文忠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连忙跪下：“少土司节哀，属下等当尽心竭力治丧，以宽少主之心！”

覃文靖、覃文恭二人亦跪下：“请少土司节哀！”

在官寨的南门外，一片浓密的竹林掩映之中，一座三层高的吊脚楼赫然伫立在唐崖河畔。和一般的吊脚楼有所不同的是，此楼呈虎坐形，以“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为风水选择此宝地为屋场，不仅雕梁画栋，其吊脚竟杵立在悬崖上。这悬崖从水里笔直的立上来，高约两丈，极其险峻。

在天高云淡的秋天，蓝色的唐崖河在下面无声无息地流着。

这就是安抚司总理覃文忠府邸。

在府邸大堂，覃文忠与另外两个人分宾主坐在那里，覃文忠脸上的神情很不